

—— 重构由大公司管理的世界 ——

中信
译丛

[美] 查尔斯·德伯 著

人高于利润

People
Before
Profit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People

Before

Profit

[美] 查尔斯·德伯 著
钟 和 邓瑶萍 王宏伟 译

人 高 于 利 润

中 信 出 版 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高于利润/[美]德伯著;钟和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12

书名原文: People Before Profit

ISBN 7-5086-0001-0

I. 人… II. ①德… ②钟… III. 经济一体化—研究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2072号

People Before Profit by Charles Derber

Copyright © 2002 by Charles Derber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3 b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GLOBAL INFOMEDIA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人高于利润

REN GAOYU LIRUN

著 者:[美]查尔斯·德伯

译 者:钟 和 邓瑶萍 王宏伟

责任编辑:赵秀芬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承 印 者: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17.87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3-3042

书 号:ISBN 7-5086-0001-0/F·619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010-85322521

E-mail:sales@citicpub.com

010-85322522

致 谢

我满怀感激之情对许多有助于此书问世的人士敬致谢忱。我特别要感谢拉尔夫·纳德尔和诺姆·乔姆斯基所提供的非同一般的学术上的启迪与帮助。戴维·科尔滕对本书最后一稿的改进和完善助益良多，对此我谨表谢意。我还要感谢诺米·克莱恩，瓦尔登·贝娄，洛里·沃拉克，蒂姆·考斯特罗，楚克·科林斯和麦克普罗考斯克，他们都对我有所启发。我还需要对全国劳工中心的查尔斯·克尔纳汗和巴巴拉·布里格斯致以特别的敬意和感谢，他们领导了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并使我有机会会见那些本书中讨论到的工人；我与他俩之间建立了友谊。我同样要感谢杰夫·巴林格、戴维·李维特、吉尼·斯特劳斯、凯林·纳德拉、鲁斯·卡普兰、鲍伯·斯特布斯和其他普救教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Congregations）的成员，还有林·卡吉尔，卡蒂·温切尔、尼克·潘尼曼、罗尼·杜格勒以及民主联盟诺斯布里格（Northbridge）分部的全体成员。

在波士顿学院，社会学系的同事和变革计划（Change program）的领导们——其中包括塞维恩·布鲁安、比尔·加姆森、保罗·格雷、斯蒂芬·普弗尔、夏洛特·瑞恩、朱利叶·斯科尔、伊夫·斯庞莱尔、史蒂夫·瓦德尔、朱迪·克莱尔、比尔·尤耐尔、罗伯特·李维尔、肯·米尔维斯、乔·瑞林、吕贝卡·罗莱依、奈尔·史密斯、桑德拉·沃多克和比尔·托伯特——都在思想上对我有所启发，我还从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那里获得了有价值的反馈，

他们是本书讲稿的忠实听众。阿列克斯·切尼在开启思路、收集资料 and 提供反馈方面对我颇有助益。德伯·派特利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提供了许多观点和帮助，那些积极参与波士顿学院“全球正义计划”的学生们对我是一种鼓舞，他们使我的工作得到进展，由于人数众多，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

除了波士顿学院的人员之外，我还要特别感谢贝雷特-考勒尔出版社的总裁和出版人史蒂夫·皮尔桑蒂，他的帮助尤为关键，因此我要公开表示我的深深谢意。我还需要感谢吉文·西瓦索布拉姆马尼姆的慷慨相助，还有凯瑟琳·爱普森、杰夫·库里、桑迪·查斯、查理·多瑞斯和格纳·埃斯特斯·佐拉塔评论。

我要对圣马丁出版社的编辑朱利叶·帕斯托致以非凡的感谢，她使得此书得以出版，并通过她天才的编辑工作使此书增色不少，她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大小都耐心倾听，并对此项目的每一方面都付出了热情和忠诚，这是熟悉当前出版业工作方式的作者们所不敢奢望的，因此我对朱利叶所做的一切不胜感谢。

我非常感谢我们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戴维·卡普和约翰·威廉姆森，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这一计划的参与者，戴维和约翰对每一次草稿都提供了详细的反馈，参与了关于观点和风格的无尽的讨论，并总能以其热情和支持使讨论得以继续进行。戴维总是不知疲倦地推敲每个观点，提出各种题目和表述，或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用他的热心和安慰使我振作起来。约翰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以欢笑，并以其非凡的耐心聆听我的观点和倾诉，而且帮助我作出

重要的策略性的决定。没有他们敏锐的思想、慷慨的热情和友谊，这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最后，我需要感谢埃琳娜，她在我的长达数年的沉思中始终给予我耐心和关爱。这是一项非常紧张的计划，而她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代价。她是我的思想源泉，具有编辑的判断力，而且给予了无尽的耐心和支持。我对她的依赖难以言表。谢谢你，亲爱的埃琳娜。

导 言

9·11的世界

所有伟大的真理都以渎神为开始。

——肖伯纳

在这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发生前的几秒钟，世界贸易中心大楼A座107层的俱乐部里有100人在吃早餐。同一时刻，在106层，有135人正在召开一个关于全球金融和技术的会议。在105层及以下各楼层，摩根·斯坦利、美林、富士银行和上百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刚刚开始它们使全球经济保持正常运转的交易活动。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8分，一架被劫持的美洲航空公司的第11次航班撞向了A座。第107层的餐馆顷刻之间发生爆炸，第106层的会议也沉寂下来。在以下各个楼层，惊恐万状的员工们争相奔逃。当温度上升到华氏2 000度以上时，世界金融中心各工作间里的计算机发生爆炸并燃烧。¹

当双子塔楼轰然倒地时，那种商业和贸易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编织在一起的概念也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全球化所受到的威胁远远不

只是象征性的。作为一家全球证券交易公司，Cantor Fitzgerald公司的1 000名员工中损失了700名，富士银行报道说在625名员工中有62

人失踪，Euro Brokers/Maxcor金融集团285名雇员中损失了60人。美洲银行、莱曼兄弟银行和其他金融巨头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双子塔楼垮塌的可怕

景象在我们的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很容易相信：全球经济正在衰落。²

但是，尽管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可以夺走人们的生命、毁坏全球性的大公司，可他们却不能荡涤掉全球化思想本身。这是布什总统在袭击事件发生1个月后对亚洲领导人所讲的话。他说，恐怖主义分子正在图谋“打破人们对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信心”和毁掉全球化，但他们绝不会成功。公司将会重振自身，新的建筑将在双子塔楼倒塌的地方拔地而起。纽约人在袭击发生后所体现出的团结和振作，表明了世界上劫后余生者进行重建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人们围绕如何进行重建而掀起的新争论，标志着世界和全球化的未来将会发生一种永久性的变化。建筑师们在思考建设像双子塔楼那样的摩天大楼是否依然可行，金融公司正在考虑是在华尔街周围选址重建还是疏散为全国或世界各地的小型机构。有些人认为，世贸大厦的原址应该成为一块祭奠的圣地，而其他人士则提出应建筑得到加固的大楼、更小的建筑或重新设计城市景观。9·11事件后，建筑师们将会质疑原有的基本建筑理念，重新制定城市规划和建筑本身的基本原则。

所以，那些看起来永远不会更改的全球商业和全球化原则——它们曾印证了弗朗西斯·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突然之间失去了可信性。正如几乎人人相信都市高楼和都市本身可以重建一样，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贸易和全球经济将会持续下去。但全球化的建筑师们，最终也包括我们每个人，现在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基本理念。在《人高于利润》一书中，我的观点是：正如我们不得不重新建造摩天大楼一样，我们也迫切地需要改造全球化，以建立一个安全、民主和经济稳定的世界。

三种全新的情况突然地以惊人的力量向我们袭来，冲击了我们对世界最坚信不疑的信条。袭击世界贸易组织只不过是其中最令人惊愕的事件。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原因，并在许多方面都与其他情况彼此是毫不相关的。它们既需要独特的解决方式，也需要某些共同的对策。但是，它们都使全球化危机引人注目，并警醒我们迫切需要以全球民主精神来改造全球化。

从时间顺序上来讲，第一种新现象就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运动兴起。大约在9·11事件发生前的6个月，上千名墨西哥印第安人身穿沾满泥污的军装和凉鞋，从墨西哥的恰帕斯塔州步行到墨西哥城。每到一个新的村落，他们就会被CNN的摄像记者和怀着景仰之情的村民们所包围。这些村民拥抱他们，向他们提供食品，并因他们的到来而激动得喜极而泣。这些长途跋涉者在炎炎烈日之下继续前进，直到走进墨西哥城的议会。在那里，他们在墨西哥总统福克斯的保护下，满怀激情地申述了土著社区的下列权利：捍卫自己的土地，赶走全球矿业公司；捍卫自己的语言和价值观，不受全球化力量的主宰。

这些人就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恰帕斯塔人，因其英勇地保卫土著社区而成为世界各地土著人心目中的英雄。2001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照片：印第安人面蒙棉布口罩坐在议会大厅的前排。一位我们只知道被称做“爱斯瑟尔司令”的领导人不是身着礼服，而是穿着刺绣的罩衫和凉鞋。她要求自治，并呼吁为她所在的社区通过一项土著权利法案。面对世界贸易组织全球所有权规则的威胁，这是捍卫印第安人神圣权利的惟一出路。世界贸易组织全球所有权的规则要求：所有的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都要被当做商品来对待。著名的恰帕斯塔领导人、抽着烟斗的哲学家、“副司令”马尔克斯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新世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足够大的世界，它是一个能够包容不同世界的世界和真正可以被称为世界的世界。”

从墨西哥丰富多彩的恰帕斯塔农民运动到孟加拉穆斯林女性血汗工厂的组织者，到玻利维亚、阿根廷、巴基斯坦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

People Before Profit
导 言
9·11的世界

织的人们，穷国的民众运动一直把全球化作为经济上和道德上的非正义来加以挑战。这些运动涌现于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面孔和观点。

People Before Profit
人高于利润

所以，用“反全球化”这样一个标签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些专门爱唱反调的力量虽然强烈地反对全球化，但也热忱地呼唤全球正义和缔造全球社会。

1999年，在西雅图喧闹的战斗中，全球正义运动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5万多抗议者结成被戏称为“乌合之众”（Teamsters and Turtles）的大联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他们将世界贸易组织视为反劳工、反环保和反民主的。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开始，那些习惯了豪华宾馆套房，习惯了由专人为其驾驶汽车，习惯了极品美酒的政界、金融界精英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贸易峰会和金融会议上被抗议者所围困。在西雅图事件之后4个月，即2000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期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上千人沿着宪法大街游行，抗议这两个做事遮遮掩掩的机构是不公正的、浅薄的全球政府的婢女。自此之后，每隔几个月，在所有的贸易会议上——从瑞士的达沃斯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从布拉格到魁北克——五花八门的、喧闹的、有时甚至是流血的抗议活动吓坏了世界金融的谋划者们。

反全球化运动声称全球化是“彻头彻尾的竞争”，导致了环境的退化，致使大多数血汗工厂女工遭受剥削，造就了一个458名亿万富翁拥有数量超过人类财富一半的财产两极分化的世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说，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在全球化加速的过去20年（1980—2000年）中加大了，贫困人口增多。全球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标准不足2美元，三十多亿人每天的生活标准不足3美元。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确立国际贸易规则方面的巨大权力增强了人们将全球化看做是殖民主义冠冕堂皇版本的印象。所有事实都使大多数人充分地相信：贸易和投资应该得到控制。但抗议者们激起了一场新的热烈讨论：我们是否需要一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穷人的新全球经济。他们唤起了一场争取全球民主的新斗争，提倡公众的参与，要求跨国公司负起责任，其观点颇为激进。³

我们所处时代的第二种新情况与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有关。人们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恐怖主义分子将双子塔作为发泄仇恨的对象来袭击，其目标不仅对准美国，也指向全球化及其诱人堕落的现代性和消费主义文化。奥萨马·本·拉登或其他偷袭者故意杀死上百个金融业经理，这是否标志着向美国所主导的商业发起圣战？我并不是说全球化是导致袭击的原因或者说偷袭者要攻击全球化。恐怖主义采取了很多种的形式，也有多种根源——宗教的、民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许多与全球化并没有联系。但对美国的袭击改变了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条件，并将改变全球化的未来。

People Before Profit

在9·11事件之后的几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表讲话，把恐怖主义描述为“我们新的相互

导 言
9·11的世界

依赖的阴暗面”。全球化形成了一种祛除民族国家边界的新的一体化的世界，仿佛边界是粉笔划成的界线。但全球化所整合的正是恐怖威胁所要加以分裂的；全球化所打开的壁垒，恐怖和战争都可以重新构建。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前没有真正认识到的是：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个脆弱的全球化。全球化需要一个边境开放的世界，货物、服务、人员和货币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安全地交换。关闭的边境、炭疽的恐惧、害怕飞行或外国人，这些标志着为我们一向熟知的全球化的终结。⁴

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可能会引导我们封锁边境，将自我封闭在关闭大门的社区里，与世界隔绝。反恐战争可能会加剧人们对美国的愤怒，导致其他国家关闭边境，导致在思想中、在商品形态上将全球贸易作为魔鬼的杰作。但全球化绝不会在恐怖肆虐的时代崩溃。人们几乎可以确信，全球化将持续下去，但它将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式。像西雅图运动挑战全球化一样，9·11事件的教训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全球化观念。这既是为了弥合全球化的伤口，也出于清除恐怖主义根源和其他形式国际暴力的需要。

全球经济的衰退可以被认为是正在改变我们所处世界的第三种情况。在长达40年的、许多人认为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神奇的“新经济”繁荣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即使是在9·11事件和安然危机之前，

美国公司就解雇了上百万人。在9·11事件前一年，仅制造业就解雇了100多万人，美国的贸易额下跌了25%。这使那些曾促成20世纪90年

代的繁荣、高技术革命和世界飞速发展的全球公司利润荡然无存。纽约恐怖袭击事件和2002年后安然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双重的晦气，严重损害了美国和

全球复苏的前景。美国的投资者、工人和普通公民面临着多少年来最令人感到恐惧的经济条件，上百万人失去了工作或退休储备金。美国资本主义在安然事件之后则失去了其作为世界模式的吸引力。⁵

美国经济的衰退因为反恐战争而变得复杂，产生了席卷世界的破坏性冲击波。在9·11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内，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升温，巨无霸沃尔玛关闭了在孟加拉国的1 000个工厂，解雇了上万名工人。当众多公司逃离地域不断扩大的战场时，严重的经济震荡掠过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甚至在安然事件和2002年美国市场崩溃之前，随着美国经济的减速和进口的巨大缩减，墨西哥、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都经历了经济震荡。在2001年12月，阿根廷中止偿还巨额经济债务，掉到了悬崖下面。

2002年初，当阿根廷经济崩溃时，我正在墨西哥。办公室职员和为我们清扫宾馆的玛雅妇女都深知阿根廷的灾难，并迫不及待地发表言论。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丝自己的将来。他们正在以每小时不足1美元的价格劳动着，可他们是没有丧失工作的幸运者。9·11事件后，墨西哥的旅游业走低，这只能使恶劣的情况雪上加霜。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的妻子一直在一家外国工厂以每天30比索、大约每小时30美分的最低工资工作。但他说，德国和美国企业或者离开墨西哥到劳动力、原材料更加廉价的地方去，或者深入墨西哥内地以更低的工资雇用工人。人们争先恐后地接受这些悲惨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工作可做。

到2001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降低了全球经济预测的调门，认为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将会呈现出零增长或负增长。联合国的官员们担心，成千上万的难民将会在战火侵袭的阿富汗被饿死，而在中部非洲地区、中美洲和亚洲，已经有上亿人面临着失业、饥饿和无家可

归。加剧的贫困、降低的增长率、极度的不稳定，共同造成了全球萧条的新的可能性。

世界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全球化要力求避免的时代。全球衰退是一个枯燥的语汇，但它意味着占世界一半的人口面临失业、疾病、无家可归或饥馑，其中的30亿人每日的生活标准已经在3美元以下。这些也搭上全球化列车的人们，是全球化列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趟列车将会带着他们驶向车票所承诺的相反方向。铺设在他们国家里的铁轨破坏了其往日的生活。这些持有车票的人像失业的孟加拉人一样，不能跳下列车。他们正在要求重新建设铁路、以便将其带向车站所宣传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People Before Profit

导 言

9·11的世界

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围绕着血汗工厂与劳工权

利、全球穷人的正义、民主政府的创建等问题展开，表现出了新的迫切性。重塑全球化行动已经从抗议者的激情变成了暴力和经济动荡世界的生存指南。我在《人高于利润》一书中指出：治疗全球化之疾的民主良药是全世界的人在今天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我详细描述了我所谓的全球民主的含义；论述了“全球民主是如何正在被社会运动和普通大众所构想、所实践的”；论述了我为什么认为“全球民主既是现实的、也是重要的”。

反全球化运动、国际恐怖主义和全球衰退似乎酝酿着对全球化的严厉抨击。但民主作为治疗危机的药方需要抵制一种浪漫主义，即回归到前全球化时代的观点，需要人们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以新的积极方式、利用全球化自身最雄辩的理论和最有力的能量所创造出的未来。现存秩序的挑战者通过以全球化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改造全球化，他们已经开始创造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世界上存在着改良主义的、更加激进的全球民主，它应该被看做是长期的演进过程，而不是瞬间可至的一粒神奇的子弹。人们已经开始以较小的、温和的步伐沿着民主的道路重新调整自我，这是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冒险。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厌倦了理想主义，并对我们是否有能力重塑全球化这个似乎是自行运转的、缺少舵手的体系表示怀疑。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们：“全球化不是一种选择，它是一个

现实。……没有人负责任……如果你要打电话投诉，电话的另一端没有人接听。”弗里德曼是在说，没有人管理这一体系的神经中枢——

全球金融市场，因此没有人能够改变它。⁶

People Before Profit

人高于利润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论点所包容的真理内核，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真理内核。处于全球化中

心的金融和商业力量出奇强大，没有任何个人和国家能够对其进行控制。它们不对任何人或国家负责。聚集在烟雾缭绕房间内的财阀集团或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发号施令，不能指挥全球市场去做什么。当它们试图如此行事时，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或在这一过程中被严重地灼痛。

人们由此而得出的错误认识是：由于没有任何单一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能够命令市场，权力在全球化时代消失了。更为危险的推论是，因为没有人负责，全球化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改变的体系，更何况是改造。事实恰恰相反。全球化不但没有消除人的权力，反而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使权力在全球层次上集中。不错，全球化正在改变主权的性质和构成因素，正在以某种方式重新定义权力本身。但是，全球化也使一种崭新的世界性的集体和民主力量越来越有可能出现。这种新形式将以前所未有的能力来改变世界。现在，一些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民主活动家们宣称：“没有无代表性的全球化。”全球民主将是持不同政见的群众性运动的杰作，它们由那些为全球民主而奋斗的全世界的工人、环保主义者、人权活动家、妇女、有色人种所发动。越来越多的主流派人士将认识到自身将不会有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进而加入这些运动。

即使缺少向全球民主的转化，全球化也将持续下去，但将朝着“堡垒”模式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堡垒的迹象，即一个为了控制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活动而将安全和监控置于自由之上的军事化世界。它维系着商业和金融通道勉为其难的开放，同时也在保持着世界脆弱的安全感。但它将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日益增长的暴力的世界，暴力将毁灭我们所珍视的核心价值观念和繁荣。堡垒式的全球化将会削弱西方的民主，也会消灭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潜力。

世界需要向数十亿穷人和劳动人民发出民主的声音，并以此取代更多的暴力。解决暴力问题的方案不是终止全球化或走堡垒道路。相反，应该使全球化的民主言论变为现实，甚至对于世界上最贫困者来说也是如此。

在《人高于利润》这本书中，我对被我称之为“全球化神话”的诱惑性的和根深蒂固的新常识提出挑战。这个神话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新的、不可避免的、技术推动的、自我推进的运动。全球化从经济上看是穷国和富国的双赢之举；其政治上信之不疑的观念是全球化正在使世界民主化；其文化上的神话是消费主义为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赋予了真实意义。

People Before Profit

导 言

9 · 11 的世界

我以历史、事实和统计数字重新审视了这些司空见惯的想法。我提出，全球化在历史上一直被构建和改造，我们必须再次进行改造，因为上述新的常识具有缺陷。这意味着不是要停止全球化，而是要改写全球化的规则以缩小贫富差距，将全球化领袖的民主言论付之于实践。我认为，这将采取一种业已兴起的、全球基层政治的新形式，我开列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和原则。在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的新时代，我们迫切地需要将新的观念变成现实。

您阅读这本书需要一张路线图。我的路线图是简单明了的。在前五章，我剖析了全球化神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全球化视角，并指出：我们为什么需要变革。在第六章至第九章，我讨论了已经被全世界的群众性运动和普通百姓提上日程的全球民主观。在第十章，我说明了全球民主是一副猛药，不仅能够治疗全球化之疾，也能够结束恐怖主义、建设我们的集体安全。

在前五章，我论述了全球化如何没有减轻全球贫困和不平等，探讨了为什么全球化没有实现其全球民主的诺言。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探索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以有助于我们解释全球化失败的原因。在第三章至第五章，我依次考察了企业、美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如何彼此互动，将全球化构建为一种不是服务于穷国、不是服务于第一和第三世界穷人的全球权力新体系。

第一部分的全部内容都是反思全球力量、反思新神话给人们造成的

对全球力量的模糊认识。全球化正在使其成为全球化的不只是旅游鞋和随身听，也包括主权，即剥夺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宪法权威，并将其交给全球市场和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它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使之向新的全球寡头倾斜。

全球化是无政府主义的，也是由寡头所统治的；但它也为世界第一个全球宪政体系，一个以法律而非残暴力量为基础的世界奠定了基础。就其本身来看，全球化可以成为全球民主的催化剂。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全球化不仅能使许多诸如巴基斯坦、沙特等非民主国家存在，而且能使全球金融市场和主要来自于白宫的新全球政治精英们编造神话的权力增强。世界上民族国家政府还保留着影响，但日益与本国公民自身的愿望相背离。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口中说着全球民主的新词汇，但却在中饱私囊，服从于全球商业利益，与选举他们的大多数中产阶级和穷人的需要相矛盾。正如我们在阿根廷所看到的，民族国家是这样—一个地方：普通人对自己获得自治的能力感到沮丧，从而导致了街头骚乱的大爆发。

许多国家的人们都感到全球化不是意味着新的选举自由，而是意味着选择权利的大量丧失。当阿根廷政府引导工人们拥抱新的全球秩序、并导致了经济崩溃时，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发起街头起义。在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南非，饥饿的人们发动暴动，反对本国政府充当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以及支撑新全球霸权无处不在权力的腐败傀儡。在欧洲，法国农民和反全球化人士约瑟·波伏因为阻挠麦当劳开设新的连锁店而在全法国享有盛誉。数万名抗议者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街头示威活动，谴责全球化是一个对外征服的形式，击碎了本国的文化、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传统。许多人认为自己被民主政府所抛弃，民主政府已经成为美国支持的公司巨人的奴仆。从巴黎到雅加达，直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不满的怒吼声告诉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将全球化的列车重新开到民主的轨道上来。

为了弄懂其中的含义，您必须理解我所说的全球民主的含义，即本书第二部分的主题。全球民主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有

限的民主的“世界政府”；（2）公民控制的国家政府；（3）对公众负责的全球企业；（4）因公民参与而获得活力的地方社区；（5）通过建立集体安全限制最强大国家单边权力的新型国际社会。只有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严肃地对待全球化领袖们所夸夸其谈的民主参与，全球民主才会真正地到来。如前所述，全球民主是一条道路，而不是一个终点。它不会祛除经济上的不平等，也不会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的政治影响。它充满着新的风险，并不必然意味着出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全球玫瑰园。但它是创建一个服务于人民、同时也服务于利润的世界的惟一出路。

People Before Profit

导 言

9·11的世界

但是，世界经济将越来越多的财富分配给几百个世界上最富裕的人，而不是数十亿最贫穷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如何走全球民主的道路？托马斯·杰斐逊是最早发出下列警告的美国人之一：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意味着民主的死亡。为几百个大公司所控制的世界经济会接受大多数人的管理吗？由于巨大金融市场和奔走于世界各地的公司的驱使，民族国家充当着傀儡角色。一个民族国家本身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会以公民权利、而非以金钱为基础被真正地组织起来吗？

民主将使为全球化所联结起来的体系发生深刻而艰难的变革，以缩小贫富差距、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这是一种新政治，需要将全球销售商、CEO的权力和财富转移到农民、全球工人和艰苦奋斗的中产阶级手中。这种新的政治正处于最初的发展阶段，但它已经在世界精英中间产生了冲击波，为变迁带来了新的希望。在一个民主受到嘲讽的时代，新政治正在热心参与塑造自身集体命运的新的全球一代手中诞生。

尽管全球民主听起来像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主义，主流领导者却一直在对现存秩序面临的危险表示担忧，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在2002年2月1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反恐战争只有通过作出赋予世界穷人以权利的新承诺，才能取得胜利。鲍威尔宣称：“我们必须追杀贫困。我们必须追杀绝望。我们必须追杀无家可归。”人们应该让那些可能会被诱导采取恐怖主义行